四庫全書

史部

國語卷二

吳　韋昭　注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還又即衛故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鄭人執之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

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它人侵侮己者百里諭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常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很於牆室之内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絕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循常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為常棣穆公所作失之矣唯賈君得之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去周公歷九王矣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內相很外禦它人故不敗親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武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

寤生也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臼也桓平王之孫太子泄父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爲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入郕在魯隱十年唐尚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爲功桓當爲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爲誤也

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是也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子穨周莊王之子惠王叔父也篡王而立惠王出居鄭厲公殺子穨而納之事在周語上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置猶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且

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 徵名也它謂翟人 徵於它利乃外矣 外利在翟 章怨外利不義 章明也 棄親即翟不祥 祥善也棄親出翟師以伐鄭 以怨報德不仁 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為不仁 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 保養也 不義則利不阜 阜厚也 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 三德仁義祥也 故能光有天下 光大也 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 不忘言德及後代也 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 降下也 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

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內娶得偶而有福也）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為禍階也）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氏任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由大姬（陳嬀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姊傳曰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行七德親親以申固其家）昔鄢之亡也由仲任（鄢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鄢夫人唐尚書云鄢為鄭武

公所滅非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由也

密須由伯姞

伯姞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本云密須姞姓

鄶由叔妘

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耼由鄭姬

耼姬姓文王之子耼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耼夫人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取於吳矣亦其黷姓所以亡

息由陳嬀

息姬姓之國陳嬀陳女為息侯夫人蔡哀侯亦取於陳息嬀將歸過蔡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嬀以告息侯導楚伐蔡蔡侯怨因稱息嬀之美於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

鄧由楚曼

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燕之

羅由季姬

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之女為

羅夫人而亡其國也盧由荊嬀盧嬀姓之國荊嬀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外利行淫辟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勲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舊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為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乏盡也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十億曰兆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

去逷自營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武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於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貢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禮畿外之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之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莊桓王之子

莊王它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涼也為子穨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弱猶稱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夫禮新不閒舊閒代也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階翟禍也翟封豕豺

狼也不可厭也封大也厭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黜廢也翟后既立而通於王子帶故廢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師其徒屬以死

翟難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也以其黨者謂績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子帶之黨啓翟人伐周子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王出適鄭居于氾也文公納之而殺子帶在魯僖之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王以其勤勞賞

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欑茅之田辭辭不受也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嶽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億度而至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均平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

苗害順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侵犯則有苗害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言嬪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厭足也耳目聲色心腹嗜欲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今天降禍菑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而

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器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流放也言將放辟於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猶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輔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茂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自制以為隧也余安能知所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魯僖公二十五年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屬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

晉君為能德（為能布德行）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畔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宗祊猶宗廟也）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為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

將見慢黷而頓斃之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祗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惠恤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民放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也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

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二十八年

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

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魯僖為請於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瑴於是歸之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二年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經曰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滿周大夫王孫之名謫猶咎也王曰何

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不設旅整陳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殽地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也秦師還之鄭商覺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殽晉地也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也隨會晉正卿士蔿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季定王饗之殽烝定王周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揄也烝升也升折俎之殽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也相佐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

隨范故武曰隨會武曰范會）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以士季之言告王也）王召士季（季范武子字）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凡禘郊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

(禮親戚宴饗之禮也舊職故事前好先王之好也)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沒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晉也)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典常也)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修其簋簋(修備也簋簋黍稷之器)奉其犧象(犧犧尊飾以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為之飾)出其尊

彝尊彝皆受酒之器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腊腸胃為一列膚特於東滌其巾冪滌潔也巾冪所以覆尊彝敬其祓除祓除猶掃除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為好謂之宴貨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孑然全體之貌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也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大物戎器也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備物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顯物示物備也歲飫不倦歲行飫禮至於解倦時宴不

淫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於淫湎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旬修修十日之中所成為者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其禮也服物昭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周旋序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容貌有崇崇飾容止可觀也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畏其儀可度也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志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五聲昭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龢同可觀殽烝故可饗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道行則德義可觀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

厚意故可嘉也則順而建德則法也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修之以為晉國之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

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澤不陂陂鄣也古不竇澤故鄣之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古不防川故渠之野有庾積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也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國之民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及至

也陳靈公舜後恭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賓單襄公也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土稱公

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閒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

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

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解節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偫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梮舁土之器具汝畚梮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菑也禦備也菑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辟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

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境告也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出送之境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

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官以物至〈物事也〉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涖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今雖朝

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有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昭謂夏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褻瀆其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

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卷龍之衣冕大冠也公之盛服簡畧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居大國之閒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八年陳侯殺于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唐尚書云遂取陳以

為縣誤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孟文伯歜之子仲孫蔑也儉居處節儉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言侈也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臣尚

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位也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位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敎施也施徧則民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敎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

足用則遠於憂（無乏絶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瑕釁也）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還蔭）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

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　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　若皆蚤世猶可蚤世蚤即亡也其家猶可以免也　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十六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　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出必有禮贄私覿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于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　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

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夷也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宣伯僑如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民逆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沒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

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供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蔑好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鄢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在魯成十六年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鵲居之子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

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以貨為好厚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王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令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宋華元所合晉楚之

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鄭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謂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皐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皐得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衆也剛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以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

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故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欒欒書也范范士燮也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謂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微無也言軍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

政也 吾曰子則賢矣 吾召桓公自謂 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 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升為正卿也 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 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二卿未有軍行升為正卿 今欒伯自下軍往 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 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 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也三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 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 言如是君以為何如也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夫人性陵上者也（如能在人上者人欲勝陵之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下莫敢陵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甚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民惡其上為其病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敵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

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庥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也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已力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

也謂若狐偃輔晉文姦仁爲佻以姦僞行仁爲偷仁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爲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趨姦勇爲賊還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三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畔國即僻佻也畔其國而即僻人謂舍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違避

也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郤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十七年也死謂爲厲公所殺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

國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國語卷三

吳 韋昭 注

周語下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晉郤錡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見單子其語犯郤錡晉卿郤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人郤犨見其語迂郤犨

晉卿郤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回加誣於人郤至見其語伐郤至晉卿郤犨之弟子溫季昭子也伐好自伐其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己之難及為郤犨所誣晉將伐鄭使欒黶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氏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懼待於壞隤儆守而後行故不及戰郤犨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隤將以待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故成公為單子言之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

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將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大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大史掌抱天時與大師同車皆知天道者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勤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

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謫譴也視遠曰絕其義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曰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宜棄其德也言爽曰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曰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也失所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喪偏喪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既盡也四者盡喪國從而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字之誤也喪二視與步也是為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

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復有五人為大夫故號八郤也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疾速僨顛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今廟昔酒焉味厚也其毒亟也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犨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怨陵誣掩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偪於晉而鄰

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於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利而不義者好利而不義通於穆姜欲逐季孟而專魯國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若何耳流放也放之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厲公既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驪氏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翼晉别都也傳曰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齊人殺國武子是年齊人又殺國佐也齊慶克通於靈公之母聲孟子國佐召慶克

而謂之處克以告夫人夫人愬之於靈公靈公殺之在魯成十八年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任也視無還睛轉復反為還聽無聳不聳耳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乾乾不息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為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為仁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為義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言知必及事能處事物為知言勇必及制以義為制也勇而不義非勇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則存者信矣言惠

必及龢〔惠愛也和睦也言致和睦乃能親愛〕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以禮讓〕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慶福也怡說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地曰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夫敬文之恭也〔文者德之總名恭者其別行也十一義皆如之〕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為文實誠也〕信文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知文之輿也〔知所以載行文德〕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施布德化〕孝文之

本也言人始于事親故孝為文本惠文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材用也象天能敬言能則天是能敬也帥意能忠帥循也循已心意恕而行之為忠思身能信思誠其身乃為信也易曰體信足以長人愛人能仁言愛人乃為仁利制能義以利為制故能義也事建能知能處立百事為知帥義能勇循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施辯能教施其道化能辯明之故能教也昭神能孝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慈和能惠慈愛和睦故能惠也推敵能讓與己體敵猶推先之故能讓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晉周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天之六氣為經以

地之五行為緯而成之經緯不爽文之象也爽差也文王質文故天
祚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之也言文王質性有文德
故能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父昭子穆孫復為昭
一昭一穆相次而下近者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
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
端德之信也端慤故信成德之終也志定故能終也慎德之守也守守
德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於善德慎成端正
德之相也相助也慎成端正覆述上事為下出為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

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助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于晉晉趙穿殺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遇筮曰筮立成公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下乾上乾坤下乾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而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

規畫也臀尻也三而昇驪之孫昇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驪之孫驪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也黑臀之後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于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殺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襄公曰驪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驪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

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也今晉周德夢卜亦三合將必得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仍數也鮮寡也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將失國也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周子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名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亂謂殺也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郟穀洛鬭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鬭者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鬭者兩水

激有似于鬬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毁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大子也蚤卒不立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毁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障也流曰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唐污庳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堤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阤氣

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爲之終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昔共工棄此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庳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

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室伯鯀有虞舜也鯀禹父室鯀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鯀之誅舜之為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鯀于羽山羽山今在東海祝其縣南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鄣九澤也疏疏川決江疏河也道

滯鑿龍門闢伊闕也鍾水豐物鍾聚也畜水潦所以豐殖百物封崇九山封大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是謂封崇凡此諸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決汩九川汩通也陂鄣九澤障防也豐殖九藪豐茂也殖長也汩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内也九州之内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灾燀燀焱起皃天曰灾人曰火神無閒行閒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溢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

謂禹與四岳也嘉善也績功也克能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姒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命為侯伯使長諸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以國為氏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膂也豐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為言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

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繫是也言禹與四岳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子禹郊鯀而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侵陵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岳之興非因之也唯能釐舉嘉義舉用也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後也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猶在在靈王之世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下謂禹也祀或為氏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慆慢也間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振救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堙替隸圉堙沒也替

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鯀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也不儀生物之則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之心代其慆淫也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終猶成也融長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訓教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

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饔者嘗焉饔烹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之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二章也騤騤行皃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章也寧安也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虐貪樂禍亂安

為苦毒之行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彰惕惕然恐懼也彌終也章箸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修省以銷災咎而壅飾之禍敗終將章箸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不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於微弱皆已行所致故曰貪天禍禍敗至今未止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鴻水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用乂安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

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已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桓嚴僖惠襄頃匡定簡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十五世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少猶裁也光明也逆迎也休慶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章明也輔助也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鑒鏡也黎九黎苗三

苗也少皥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夏商之季謂桀紂也湯武滅之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方四方也謂逆四時之令而蔑棄五則蔑滅也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尊彝宗廟之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隸役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畒由欲亂民也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畒昭謂下曰畎高曰畒畒壠也書序曰異畒同穎畎畒之

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靖治也）無有異焉（唯所行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

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王之子太子晉之弟也多寵人謂寵子朝及臣賓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當為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是時諸大臣專攻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職之子叔向之名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單靖公靖公王卿士單襄公之孫頃公之子靖公享之儉而敬享禮薄而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

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餞郊禮也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遺豆之加也送不過郊至郊而反亦言無私語說昊天有成命語宴語所及者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為室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一姓一代也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曰動莫若敬敬可久也居莫若儉儉易容也德莫若讓讓遠怨也事莫若咨咨寡失也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儉也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身聳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廷內治

家事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享賜所以醻賓賜下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咨言必與上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殽雜也衆人過郊單子獨否所以不殽雜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始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昊天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已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夙夜基命宥密夙蚤也夜莫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

寧也言二后蚤起夜寐始行信命以寬仁寧靜為務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緝明也熙光也亶厚也厥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是道成王之德也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威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稱舉也翼敬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允恭克讓賈唐二君云言二后所以受天命者以能讓有德也謂詢于八虞訪于辛尹之類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言不敢自安逸者是其敬百姓也百姓百官夙夜恭也夙夜敬事曰恭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鄭後司農云廣當為

光虞亦如之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首句也言以敬讓爲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寛帥歸於寧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儉信寛循而行之歸於安民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其終篇之終句也廣厚其心美其教化而固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寛終於固龢故曰成成成王命也其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也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詩大雅既醉之六章類族類也壼梱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福也胤嗣也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言能以孝道施

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胙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胙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單單氏之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它它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也

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賈侍中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黄黄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賈重也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後司農説周禮云錢始益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五銖久行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孰耳

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

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

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厲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所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也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令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鹿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鹿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夫旱鹿之榛楛殖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虛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斂而鑄大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污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之二十年賈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

林鐘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唐尚書從賈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鐘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鐘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以施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

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鐘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大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

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鐘聲不可以知龢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嘉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也方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

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令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也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慝惡也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惡嬰子配適將殺大臣也）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也弗及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故尚羽）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鍾故尚角角清濁之中

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謂鐘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議從其調利革木一聲革鼗鼓也木柷圉也一聲無清濁之變夫政象樂樂從龢龢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即諧政和即平也聲以龢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大蔟為商

（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鐘石所以動發五聲）絲竹以行之（弦管所以行之）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曰正聲）聲應相保曰龢（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大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鐘也）磨之石（磨石以為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越謂為孔也樂記曰朱弦而疏越）節之（節其長短小大）鼓而行之以遂八風（遂猶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兑

為金為閶闔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陽不藏冬無氷李梅實之類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匱故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

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迂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焉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享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聽從也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

未可知也州鳩以為鐘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眾口鑠金鑠銷也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消之也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鐘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耄昏惑也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崩而言鐘不和者明樂人之諛

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問律於伶州鳩（律鍾律也）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中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而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以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者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上章曰律以平聲）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助律取妻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

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正色為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分之六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之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由是第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奇月也二曰大蔟正月曰大蔟乾九二也管長八

寸法云九分之八大蔟言陽氣大蔟達於上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大蔟正聲為商故為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為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也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

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

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

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

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間以陽為首不名其

初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黄鐘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黄鐘之功也

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千七十五隙閒也夾鐘助陽鐘聚也細細微也四隙四時之閒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鐘出四時之微氣也

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月正陽之月也

四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也言萬物衆

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偽詐使之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

五間南呂贊陽秀也

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榮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

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程度無或詐偽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

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律呂不變易其常各順其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

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鍾大鍾鎛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鎛為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為節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

大鈞

有鎛無鐘大謂宮商也細謂角徵羽也其大者有鎛無鐘大兩大不相和故去鐘而用鎛以小平大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去鎛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昭小鳴龢之道也大聲昭小聲鳴和平之道龢平則久久可久樂也久固則純安固也可久則安安則純也純明則終終成也書曰簫韶九成孔子曰從之純如也終復則樂終復則復奏故樂所以成政也言政象樂也故先王貴之貴其和平可以移風易俗王曰七律者何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鐘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對曰昔武王代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

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是時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為十二月夏為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之所建也建立也顓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也禮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帝嚳受之

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我姬氏出自天黿姬氏周姓天黿即玄枵齊之分野也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逄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黿傳曰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曰有星出於須女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從斗十一度至十一度分屬析木日辰所在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黿之首至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皇君也生曰母死曰妣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大姜之祖有逄伯陵也逄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黿故祀天黿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憑憑依也言天黿乃皇妣家之所憑

依非但合於水水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姜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也祥猶象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自鶉及駟七列也鶉鶉火之分張十三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南北之揆七同也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

黿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謂取其七也以聲昭之用律調音也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同謂神人相應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七同其數謂七列七同七律也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師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夷平也則法也夷則所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當辰辰在戊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

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羽翼其衆也所以藩屏民則也屏蔽也羽之義取能藩蔽民使中法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布戎陳兵也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氣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名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衆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皋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皋大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大蔟在下故曰下宮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

舍於百姓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皐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無射在上故曰上宮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亂治也柔安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賓起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美為犧祭祀所用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為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遽猶疾也賓孟有寵於王欲立王子朝王將許之故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疾歸語王勸立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誠也雞畏為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

畜之情不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人犧謂雞也爲人作犧與人同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子朝已自爲犧當何害乎人君見服有似於犧故以喻焉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惡爲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人異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王弗應弗應者曉其意畏大臣也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鞏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單子單穆公也克能也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也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景王之子

悼王之弟敬王丐也十年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萇弘周大夫萇叔也欲城成周者欲城成周之城也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翟泉翟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子朝既奔其餘黨儋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徵諸侯戍周月役煩勞故萇弘欲城成周使富新石張為主如晉請城成周也魏獻子為政獻子晉正卿魏絳之子舒也說萇弘而與之說好萇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周衛彪傒適周聞之彪傒衛大夫也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沒終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飫時所歌支拄也其所壞亦不

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夫禮之立成者為飫（立成立行禮不坐也）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節體也典章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典咸儀少比類也）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是以日自恐懼欲民知戒慎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知天地之為謂所支壞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

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孔甲禹後十四世也亂夏亂禹之法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殷祖契由玄鳥而生湯亦水德故云玄王勤者勤身修德以興其國也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帝甲湯後二十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而無德以救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

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壞毀高山以為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悛止之時單子曰其咎孰多謂萇劉也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萇叔萇弘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者欲以天道補人事夫天道導可而省否導達也省去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壞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惑劉子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為戮雖晉魏子魏獻子也亦將及焉咎及

之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減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元年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萇弘

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定亦當為貞

國語卷三

國語卷四

吳 韋昭 注

魯語上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長勺魯地也曹劌魯人也莊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同也初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莊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莊公戰于乾時公敗績故十年齊興師伐魯戰于長勺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恵賜也不愛牲玉於神

牲犧牲玉圭璧所以祭祀也詩曰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故民和神乃降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不過用禮財用不匱莫不共祀無不共祀非獨已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為優裕故不

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夫苟中心圖民智雖不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智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五年之閒四聘於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

宜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職貢也其間無由荒怠其間朝會之間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齊始祖太公望也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求福為農始也收攟而烝納要也攟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

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椽頭也昭謂桷一名椽今北土云亦然爾雅曰桷謂之椽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夸之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禦孫之名也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

湯武周公太公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桓公令德替矣替滅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已止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見夫人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主男女贄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對曰君作而順則故

之順順於禮則書以為故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後行也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敬也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缾之子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之以

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為難急也）鑄名器（名器鐘鼎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病饑也）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很者）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

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廟玉磬鳴璆也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二君賈唐云周公為大宰大公為大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職貢如此賈唐得之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也戾罪不腆先君之敝器也腆厚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穀久積則當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緩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

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

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羅

齊孝公來伐孝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叛齊與衛莒盟于洮又盟于向故孝公伐魯討此二盟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病不能為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字季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

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顧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埸之司司主也主疆埸吏也不能事故構我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告輿師輿眾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故言何恃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

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在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事見周語中使醫鴆之不死鴆鳥名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傳曰晉侯使醫衍鴆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鴆不死在魯

僖三十年醫亦不誅不誅醫者諱以私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莊公之子僖公申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侯不式王命則以六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戮也書曰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次用鑽笮鑽臏刑笮黥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也扑教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今晉人鴆

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使者醫衍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救恤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亦不可以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雙玉曰瑴傳曰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瑴王許之自是晉聘于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則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

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一年取濟西之田）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隷也固猶安也）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有罪謂不禮文公觀駢脅也）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猶尊也先先至也）諸侯其誰望之（誰敢望與魯為比也）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

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章著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孔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隸爵爵為大夫）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

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為厲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

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歷明時教民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勳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鯀鄣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績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為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鯀功

雖不成禹亦有所因故曰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為堯司徒能敬敷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為夏諸侯以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黄帝顓頊之後故禘黄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

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祭之所以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

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能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文伯穀也宅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宮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

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此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貴賤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居次舍者之所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有其位則治其官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下而而汝也為欲寬利汝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祖之官）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

而欲寛利則是辱命之臣也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祿也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出奔而死於齊令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掩蓋其父之惡守其後嗣也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也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玄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於外之寛地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享獻物也

賈唐二君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以為辭也致君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宅世數矣令命臣更次於外次舍也外外里也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衆寡之官也敬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舍也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將躋僖公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烝祭也昭謂此魯文公三

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胄裔也夫祀昭孝也昭明也明孝道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皇大也故工

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孫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不使相踰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

神之班躋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唐云未名曰夭失之矣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寵也沒終也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必以殃終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莒大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它既立僕又愛季它而黜僕僕故殺紀公也以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非也此魯語不當言魯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倭也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曰夫莒大

乎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也）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也）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大子殺父大逆故更之）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廢也邇近也）為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疾之之言）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司寇出之竟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詰問僕人以違命意）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也）公執之（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者

不欲傷君德耳奚何也何嘗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藏掩匿也竊寶者為宄亂在內為宄謂以子盜父用宄之財者為姦財寶也使君為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又曰南門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氷獺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

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魚網也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鼈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槁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擉刺魚鼈以為槁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罝當為罜罜麗小網也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以獸實宗廟庖廚也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

株生曰蘖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麋子曰䴠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孚曰卵蟲舍蚳蝝蚳螘子也可以爲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諗告也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肸之子公孫嬰齊也謝季文

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犨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之且請之事在魯成十六年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犨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親聲伯故欲為請邑以予之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癘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欲專國政

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吾不能豫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彊場之司成公在朝

（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殺）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也）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墜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江居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殷京師也）厲流于彘（厲周厲王也彘晉地）幽滅于戲（幽幽王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

西周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咸多過之道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川澤者以君喻川澤民喻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侈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

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餼秣也稂童稂也莠草似稷而無實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國語卷四